

賽金花遺事



上海國光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

賽金花遺事(全一冊) 實價一角二分

● ●
● 版 不 權 准 所 翻 有 印 ●
● ●

編輯者 沈雲衣

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

發行者 上海出版社

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麥家圈
國光書店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賽金花傳略

賽金花原籍安徽，於洪楊時，遷居蘇州，遂爲蘇人，本姓趙，父名趙八哥，母潘氏，賽之別名甚多，計有趙彩雲·富彩雲·洪夢鸞·曹夢蘭·魏趙靈飛·賽二爺等，皆爲賽先後所改之花榜及別字，賽生於前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九日，貌娟秀，其時家道小康，嗣後家境漸衰，其父又病歿，潘氏不能撐門戶，乃有蘇州妓女慫恿賽操娼妓業，未幾即在蘇州倉橋浜及山塘一帶畫舫上，以彩雲之名露臉，時正十三歲，婷婷孌孌，姿態動人，日得出局錢頗夥，潘氏依此維持家用，旋即以富彩雲花榜正式捨身爲妓，其時京中有一位洪狀元，官名文卿，原籍蘇州，當賽花榜高張

之時，正洪狀元返蘇爲其太夫人治喪之日，因之遂爲洪所垂青，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，富彩雲三字於是大紅特紅，結果賽卽於光緒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元宵佳節嫁洪，洪年五十歲，賽祇十四歲，小鳥依人，與洪之正室王夫人甚相得，至是賽改名曰洪夢鸞，是年洪得西太后一言之下，出使俄德荷奧四國，賽乃隨此欽差大臣出國，到德國後，是地風氣開通，男女平等，某日賽游於當地花園，遇一德國青年軍官瓦德齊，嗣後兩人見面機會甚多，遂有相見恨晚之意，兩人情愛日濃一日，外間謠言四起，洪置若罔聞，德皇后知賽美麗，曾召進宮內覲見，翌年賽生一男，因產於德國，取名德官、洪三年任滿，奉召偕賽返國，越兩年，洪患病死，當時賽未滿二十歲，年輕不能守，與洪之正室王夫人立下三條件

下堂，（一）賽脫離洪氏，須回到南方，不得再到北平，（二）所有賽名下之金銀首飾衣服，一概給賽帶走，以外不得向洪氏需索，（三）不得在任何地方用富彩雲與夢鸞名字做標榜，從此賽非洪氏之婦矣，即離京到滬，在二馬路彥豐里租屋一幢，操其舊業，其時又改名爲曹夢蘭，與紅妓林黛玉齊名，至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底，在滬不能立足，遷往天津，由此即掛上賽金花豔幟應徵，暗中與當地有勢力人，義結金蘭，賽排行第二，遂號賽二爺，未幾入國聯軍攻打京城，時正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下旬，天津不能守，賽隨羣衆逃難入京，住在京中一小屋中，某日有德兵三人闖入賽寓，因知統入國聯軍者爲舊日情人瓦德齊，喜出望外，翌訪瓦於紫金城內，雙方見面後，握手爲禮，情愛彌篤，賽乃進言請瓦下整

飭軍紀之令，並請求勿在京中亂殺，瓦果一一照辦，救得無數生靈，賽之力也，一面賽又代瓦辦理糧食等務，其後清廷派李鴻章出任和議，條件中除要求嚴懲義和團及一般王公大臣等種種條件外，聯軍方面更要求西太后向克林德夫人賠禮伏罪，往返磋商，毫無結果，李於無辦法之中，思及賽瓦關係，即派屬員說於賽，囑爲幹旋，賽聞言之下，知有機會愛國，遂向瓦懇求和平，並勸慰克林德夫人，所以西太后得免賠禮之辱，而賽則反受嫌疑，被西太后召去囚禁，結果得有力者說情釋出，賽知京中不可居，偕母重走上海，寓於三馬路，不能生活，又設書寓，徐娘雖老，丰韻猶存，所以周旋筵席間，仍極受人憐愛，在此時間，往來於賽門下者，皆縉紳貴客，有江西民政廳長魏斯炅，有意于賽，未幾

卽與賽結婚，此爲賽第二次正式嫁人，年已四十六距十四歲嫁洪狀元時，相差三十二年，民國八年，魏偕賽寓于北平，十一年魏死，賽不容于魏之家屬，乃移居于現住之天橋附近，居仁里十六號，老境淒涼，不堪言狀，同時復改名爲魏趙靈飛，近因患肺腸結核症及便血，醫治無效，於十二月四日晨四時逝世，享年實六十三歲，（生前對人少報一歲）身後極蕭條，經友發起，向各方捐募，始得草草成殮，一代美人竟如此下場，亦云慘矣，現卜葬於北平陶然亭香塚與鸚鵡塚之傍，以留待後世之憑弔也云。

生前自述

我本性趙。生長姑蘇。原籍是徽州。家中世業當商。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。十二歲上。因鬧長毛。（即太平天國。以其披髮。俗皆呼曰長毛。）我們徽州很受蹂躪。家人都四散奔逃了。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。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。與一叫朱鬚子的合夥開當舖。後來亂事平定。也沒有回本鄉。就在蘇州落戶了。我的母親是蘇州人。姓潘。容貌長得很美。性子又溫和。親友們都稱她賢惠。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。她整整三十歲。這時候。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。

我的祖父叫趙多明。人極忠厚。篤信神佛。天天燒香磕頭。求着多子多孫。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。但不幸因鬧長毛都流離失散了。以後也迄無音訊。不知死活。賸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。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。家務都歸她主持。只是脾氣太大。約束家人嚴厲極了。偶犯小過。便遭申斥。家裏人沒有不怕她的。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。從未打過一下。罵過一句。一切飲食服用。也都很精心細意給我預備。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。會伺候她的緣故。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。因我要嫁了洪家不久。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。她着實捨不得叫走。却

又無法攔阻。心裏總是在罣念。到了歐洲。我又不能常寫信給她。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憂慮成了病。以致不起。臨危時。還叨叨絮絮的說。盼望見我一面。這樣遼遠的路程。怎麼容易回來呢。

我還有一弟弟。中年病歿。已娶妻。無子。

『彩雲』是我的乳名。姓傅是假冒的。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。爲顧全體面。不好意思露出眞姓氏。便想得一個富字。取『富而有財』之意。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傍的傳字了。嫁了洪家。洪先生給我取名『夢鸞』。脫離洪家後。又改爲『夢蘭』。

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。人口繁殖。後分二支。一曰千戶堂。一曰積禧堂。有兩個祠堂。修蓋得都很非常壯麗。

我在幼小時代。就很聰敏。什麼禮節全懂得。也會款待人。七八歲時。家中有親友來。總是先打招呼。裝煙倒茶。陪着人家談話。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。一到我家。便忙着打聽我。找我。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。見我如此。便對我更加疼愛。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。

我到了十幾歲。出落得俊俏非凡。又天性喜歡妝飾。就愛擦胭脂抹粉。穿好衣裳。一打扮起。

人人都說好看。都說：『這小妮子。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。』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。有時我在門口閒立。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。都向我凝目注視。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。

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。叫『狀元飯』。是用紅苧菜加豬油拌飯。我小時最愛喫這個。有人便說我：『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。』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。（名鈞。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。）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。

我從小就說蘇州話。官話是後來纔學會的。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。只有我母親。因是蘇州人。她說蘇州話。

這時候。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。祖父同朱鬍子合夥開的當舖。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。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。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。差不多全靠著借債典賣度日。我祖母整日價愁得什麼似的。但爲顧全體面。還竭力支撐着門面。不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。叫人家知道笑話。

我家有一使女。名喚小阿金。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。後來家裏的境況越來越窮。就把她打

發走了。她出去先跟了別家。後又歸一姓金的。名叫金石泉。金有一妹子叫雲仙。當時在蘇州很出風頭的一個拉繹的。交際很廣。蘇州的闊人差不多她都認得。她久已聞知我的豔名。想着引誘我爲娼。從中圖利。只苦於無法着手。小阿金一到她家。她有了法子。就授命小阿金。托詞來我家閒玩。尋機會先把我誘到她家。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。

這時我纔十三歲。雖然聰明。究竟幼稚。又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。現在她能常常來家伴我嬉戲。更邀我出去遊玩。心裏怎不願意。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。她若知道了。是不會叫我出去的。

有一天。是個春季。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。金雲仙道。『今天天氣清爽。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。好麼。』我是貪玩。那裏都願意去。我們就出了城。見河裏有許多隻船。佈置的全很講究。船上人有的在那兒豁拳喫酒。有的唱曲。煞是熱鬧。一會兒。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。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。坐下後。船裏的人都和我攀談鬥笑。我覺得這很好玩。也不害羞。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久。又到一船。也是這樣說說笑笑。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。纔同她們回家。心裏只知道這是玩。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。驅我到花船上去。『出條子。』當時每一個清倌條子是給四

塊銀圓。這次金雲仙借著我。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。

以後。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。家裏人全不知曉。一天。又隨她到一處。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。睹我驚訝道。『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。』我聽着暗笑。心裏說。『怎麼不是。』

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。家裏也已知道。我祖母很難過了些時。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。說家裏的境況。這幾年很是困難。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。多少總能有些補助。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。好好的嫁了。也沒有什麼不對。』祖母想了想。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。只好答應。

我是只作清官。應酬條子。蘇州那時候也沒有『花捐』。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。多半都在花船上。或逕到客的宅裏。

到了五月裏。因有個吳三大人。脾氣太倨傲。一日招我侑酒。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。大鬧一頓。摔毀許多器物。把我氣壞了。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去。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。說了些謙遜話。纔又出去的。

這時候。蘇州的花船很多。停泊的地方。都在倉橋浜一帶。往來於閶門虎邱之間。這種船都

是雙開門。四面有玻璃窗。外邊周圍帶欄干。彩繪很精麗。船裏面也夠寬敞。能擺下兩桌筵席。一切的布置講究極了。挂着很多的華燈。還有用茉莉花插成的花籃。棹椅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石的。

當時最著名的花船。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。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。叫作『坐艙姑娘。』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。叫作『清船。』客人若不願意要坐艙姑娘。也能隨意到外邊去叫。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。是在六月，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。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。

叫『條子』的規矩是。誰叫的條子。姑娘就搬個凳兒坐在誰傍邊。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盃茶。都用盞盃。這是專為給姑娘喝的。姑娘陪客不許喫酒。可以喫水菓。嗑瓜子。這時候還沒有紙煙。雪茄煙倒有。但吸人很少。普通都是用水煙。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。

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。如粉盒。檳榔盒等等。尋常都是銀質的。闊一些的還有用金質的或鑲寶石的。粉盒是為預備隨時敷面用。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。客人在飯後。可以隨便取食。姑娘出門都帶着娘姨。

條子錢。清倌四圓。紅倌五圓。但實收却是一樣。因姑娘臨走時必須賞給下人錢。清倌一圓。紅倌兩圓。這叫『坐艙錢。』把錢放在茶盤底下。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。把錢拏起來向船板上。一丟。噹啷一響。便喊『某小姐賞。』外面就齊聲大嚷着『謝謝。』語音頗爲動聽。

船上全代辦酒席。價錢清船比較便宜。連酒飯費在內。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夠。花船（即帶姑娘的）就貴多了。每天非百圓左右不可。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闊的多。客人上船。總在下午。開飯須待掌燈以後。如果覺餓。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喫。大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。

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。駛船人技術很精。能叫船快慢自如。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。最好的是『打招。』一篙下去。船就在水中打起盤旋。四周圍水如濺珠。直個有趣。

這時候的姑娘。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。有的還能唱整齣的崑腔。用的樂器。就是笛子和琵琶。琵琶是自己彈。笛子有師父給你吹。我不會唱。因為從小沒有下過工夫。臨時趕着學些。那就差多了。

我十三歲那年。出去的工夫不多。就認識了洪先生。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。初次一見面。我倆便很投契。他愛我極了。只要在一起。話總是不會說完的。

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。他不常出門。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。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。有吳承儒。姚念慈。沈問之。老潘。四大人幾位。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。他們悶了時。常鬪一種牌。名叫『打黃河陣圖』。這種牌也有花。么二三等。輸贏很大。他們每次鬪牌。總叫我傍邊陪着。

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。他的朋友們就說。『你既對彩雲這麼好。爲什麼不娶了她。』他道。『我年紀太大了。覺有些不好意思。』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。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。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。我祖母嫌是做偏房。執意的不肯。他們又託過來許多人。長說短說。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。洪家也一一答應了。這纔說成。媒人算是吳承儒。姚念慈。

翌年正月十四日。把我娶了過去。——我十四歲。洪先生整五十——婚禮也很莊重。坐的是綠呢大轎。前面打着紅狀元紗燈。儀仗甚多。好不氣派。

洪先生名鈞。號文卿。祖藉也是徽州。三十歲中的狀元。正太太比他長兩歲。南京王家的小姐。還有一個姨太太是揚州人。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。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（陸潤庠之女）一家人都很和藹。正太太待人尤好。我過去。他們都很喜歡我。都稱呼我『新太太』。

到四月，洪先生三年服滿，帶我進京。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德奧和四國欽差大臣。沒有能
在京多住就動身了。

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。（創於曾國藩。以其船身頗長，故名。）這種船身子很長。兩邊
用許多船夫，駛起來極快。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，真忙個不了。由天津到上海，改乘輪船。應
酬纔少些。

到上海我還鬧了一個笑話。我們下了船，我見洪先生已上了轎。我也就隨着上轎。這時候
驀然響了三聲大砲。我不知道是作什麼。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。身上打起抖來。女僕們趕忙攙
着我上了轎。原來這是放一種表示敬禮的砲。我那裏經驗過。事後一想，覺得真可笑。

我們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宮。（清出使外洋大臣，多以此爲行轅。）

跟着洪先生到歐洲去的。家屬裏祇有我一人。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，不能夠去。那
個揚州的姨太太，身體也過弱，常常抱病，禁不起輪船的顛蕩。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。
隨員中，他的學生很多。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，全是中國樣子。或便衣或官服。洪先生最討厭人
穿洋服。可是我們在船上喫的却都是洋餐。我們是過了中秋節，又耽擱些日子纔動的身。到柏